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益智錄 第四卷

散花天女（稿本作「散花仙女」） 孝子吳清泰，安徽太平諸生也。其祖居官廉正，餘資無多，卒於任。輦靈歸，已罄所有。其父生長宦門，不諳勤儉，漸潦夷。至生為諸生時，清貧幾饑殍不給。無已，貨家中物作小生意，蠅頭微利，不足以供雙親。聞有傭人膳冊籍者，以名應之，晝理貿易，夜作抄胥，以所得錢為炊。老少異糧，已食粗糲，而以美者奉親。親偶以食餘賜之，偽食之，留以備甘旨。常自歎曰：「雙親千計苦，一日兩餐難。」日用不足，父母恒終夜嗟咨。生聞之，心如錐刺，自恨實忝所生矣。時歲飢，中丞奉旨賑濟。有同學某謂生曰：「盍往領之？」曰：「為一簞食往來廿餘里，實屬不堪。且每走頒妨礙他務，餘一人或以無飢，其如受餒之二老何哉？」某謂：「聞中丞甚體恤士類，凡在諸生，不令赴賑廠，令於本學報名，照冊予賑。」生半疑信。某曰：「錄有中丞告示，可至敝齋一視。」生從之。其示云：「為分別周急以彰優禮事。照得官於諸生，素本優其禮貌；士之自處，各宜惜其身名。蓋儒為席珍，品重連城之價；即室如懸磬，心輕托鉢之緣。雞鶴未可齊觀，駑驥豈容同棧！茲當頒賑，宜有區分。近聞貧窶諸生，八口啼飢，動室人之交謫；兩餐莫繼，欲稱貸而無門。思邀升斗之恩，顏殊壯士；背負橐囊以往，情類乞兒。雜中澤之嗷鴻，得勺水以活鮒。雖雲錫賚自天，殊覺斯文掃地。衣冠盡歎，本部院誠目擊神傷；輿隸簽呼，爾諸生應懷慚顏。合行出示曉諭，為此示仰士子知悉：生不逢辰，蒙袂之形容足憫；貧原非病，子衿之體貌猶存。時當炊斷囊空，周之可受；事等杯殘炙冷，辱亦奚堪？自示之後，諸生不必再赴賑廠，各於本學報名，以憑照冊發賑。庶隆施有別，而品無沾儒；實惠仍沾，而人不賤士。例恩膏於廩膳，可資螢練讀書；期厚禮於筮簣，佇待鹿鳴赴宴。本部院之所以分別周急以彰優禮者，蓋為此也。特諭。」生讀畢大喜，即稟親赴省。

及領錢繙出，而夕陽已斜，急市米歸。欣然曰：「至家與父母飽食數日，亦年來不可多得之福。」自晨未食，樂而忘飢，行至中途，頓覺腸鳴，痛不能步。路旁柳陰下有石凳，暫就稍息。炎欠有少女至，亦憩樹下，柳黛蓮鈎，曠世無其娟麗。生亦無心顧盼。女乃目屬而笑，袖出金置石上曰：「可攜此速歸，五日仍候君於是。」轉瞬即不見。生異之。五日，至樹下，女果俟焉。隨女同行，數武外覺足不履地，迅急如飛。未幾至一第，宏敞如廳事，牀幾帳帳悉具。女乃取酒與生酌，執杯勸飲，情意歡暢，不覺大醉。女扶臥榻上，遂並枕而寢，而巫山雲雨，已入黃粱夢中矣。及曉，生問女邦族。女曰：「妾散花天女也，慕君孝，故自薦以分君憂耳。」自此衣食皆取足於女。越三載，父母聞之，虞女不育。生仰求於女，女笑曰：「君誠強人以所難，此事亦可強求也？且其權不在妾，奈何以自為政之事旁求於人也？」無何，女有身，生一子，名濤。女曰：「此子後有殺生禍。」十五歲為之完姻。又二年，生父母相繼亡。殯後，女以紙封授濤曰：「有大難，可啟視。」濤珍藏之。晨興朝親，二人已不知所往，但惶遽悲悼而已。

後二十年，濤偶傷人命，意欲逃遁，忽憶親囑，急啟遣封視之。言：「本縣尹吳澍，實汝胞弟。」濤喜投案請罪，縣令以誤傷論，納贖得釋。既歸，縣令踵至，自言籍入大興，十七歲中進士，部選於此。父言弟與兄係同胞，故來相認。濤急與澍入署省親，而親已杳，兄弟乃知其父母皆仙人。澍以祖塋在太，遂徙太，與濤同居焉。

中丞施賑優士一示，其事卓越，固自可傳。馬竹吾

狗塚坡（稿本作「義犬」）

長清峨眉山北有狗塚坡，坡上有義狗塚。蓋趙某者，居長之邊鄙，而賈於城市。一日，謀本資以益之，抵家，鬻田數畝，得二百金。平明，攜銀策蹇赴城，不意其家之畜犬隨之也。路徑山坡，忽欲泄下，係驢於樹而便焉。起即乘驢行，比至，始知銀失；急欲返覓，時已日暮。因念通衢失物，安有再得之理？明日遣人尋之，無所見，惟以破財免災自慰而已。後月餘，趙歸，見犬死於坡上，毛革已脫敗。以足蹴之，囊出。啟視，白金宛在，始知犬為邏守遺金餓死。趙遂埋犬於山坡，坡亦以狗得名。

節烈女

壽如山，晉人也。富有田產，一子一孫。未幾而婦卒，未幾子與媳相繼卒，止剩一孫名得仁，尚未婚娶。及服滿，將擇吉，而仁復卒。仁所聘之妻邊氏聞卜，欲奔喪，母不欲，曰：「渠家無可依之人，一為之服，勢難擇配。」氏曰：「『母也天只，不諒人只！』至死靡他，實女素志也。」涕泣不已。母曰：「俟殯期與汝偕往。」氏曰：「聞喪宜往，夫何俟！」氏至壽室，對靈大慟，哀哭異常。初則人以為過當，繼則咸以為可憐。及夕，母勸氏歸。氏曰：「是即女家，將焉歸？」勸之再四，不聽，母自歸。殯期尚違月餘，氏晝理喪務，夜傍柩寢，暇則呼天而泣，淚盡繼之以血。鄰里聞之，悉為之酸楚。比至葬，扶柩窆窆，顏色之戚，哭泣之哀，見者莫不痛惜。

壽氏累世單傳，無可過繼，氏甚以無後為虞。忽念祖翁雖老，身體尚健，遂市美婢，令侍祖翁寢。甫二年許，誕生一子，名之曰靜。襁褓中而婢忽卒，氏乃傭媪以乳之，自親保抱，不輕托人。其長育頗復，直等劬勞於母氏。及靜稍長，延師教之讀。靜聰慧，過目不忘，十六歲科試冠軍，因得婚於尚孝廉之女。至如山以老卒，靜心無忌憚，惟曼游是好。氏勸之，靜以叔翁自居，置若罔聞。年餘，家產殆盡矣。氏晝夜涕泣，勺飲不入口者三日。靜心動，翻然自悔，親詣氏榻，切言改過。言之再三，氏仍慟哭不已，靜乃長跪榻前。靜妻尚氏曰：「叔跪矣，賢姪婦宜稍寬恕。」氏聞之，亦起跪榻上曰：「當姪婦之奔喪也，吾家無祭墓人矣。出冀幸萬一之謀，得叔生焉。不幸庶祖姑復故，彼時姪婦撫叔，委乾就濕，日夜保護，豈好自苦？蓋以光前裕後悉在阿叔一人之身。今忽頓易素行，不事舉業，姪婦之所以期望於叔者已成畫餅，不惟死不瞑目，實無顏見祖翁於地下。」言已，復哭。靜聞氏言，亦不禁與之俱哭。尚氏勸之曰：「姪婦三日未食，汝與叔同跪多時，請少節之。」氏乃拭淚，令尚扶靜起。靜令尚進食，氏不食，靜夫婦苦勸之，氏乃食。氏以哀慟過度，致疾不起，靜奉湯藥如事母，月餘始瘥。嗣靜偶廢馳，氏輒飲泣不食。靜恐稍負氏意，銳心取進，遂連捷南宮，官至御史。上疏陳情，封氏為少淑人，賜節孝匾額。七十餘歲無病卒，靜之縗麻哭泣，如持親喪焉。大義森嚴，至情悱惻。反覆讀之，令人落淚。馬竹吾

牛鬼

山海關以東深山莊，農家所畜耕牛，田事畢悉驅牧於深山，村中同傭一人看守。群牛在山，最畏虎傷，每逢虎至，群牛中自出一牛敵之。此常有之事，不足為異也，但不能勝耳。伊任者，傭於莊眾，麾牛赴山，日漸深入。一日晨興，方欲求牧於芻，忽來一虎。伊大驚，不禁大呼曰：「虎來矣！」呼未已，有一雄牛騰身出，直赴虎。伊身旁有樹，遂登樹而觀之，見虎呈爪牙，牛恃蹄角，競鬥多時，勝負不分，虎自去。牛食蒸乳急。伊知牛已飢，恐虎再來，急下持乾餼以飼之。飼已，虎果至。牛膂力尤剛，鬥虎益力，虎敗去。伊反驚為喜，夜傍牛眠，自此恃以無恐。嗣有虎至，牛皆觸去之，群牛賴以無傷。次年春暖，伊始驅牛歸，向主人言牛之能，勸出錢共市一牛代其耕種，莊人從之。伊在山夜夢牛呼伊曰：「東人醒！東人醒！吾得食靈芝，頗有知，今夜當死。吾死後，吾之兩角好收藏之，後有大用。」又曰：「倘逢不測，連呼『牛鬼』數十聲，吾自能迎救。」伊醒，以為幻不可信。晨視牛，果死。凡牛死於山，必剝其皮以給牛主，牛主始信。伊以是牛之異，止解收其兩角而瘞之，莊人疑而辭焉。

伊由是入彩參之伙入山彩參，不知其居即眾虎出沒處也。伊以乘涼，為巢於樹而宿。一日，日出時伙友尚貪眠未起，忽來數虎，噬殺諸友，飽食其肉。伊見之，魂魄俱失。多時，虎始去。伊欲下，恐虎復至，忽憶牛言，連呼「牛鬼」而下，向東急行。方數百步，忽見虎蠅隨風飛來，知虎復至，急登樹以避。及虎復去，日已斜，呼「牛鬼」者不知幾千聲矣。忽自東來一人，身軀碩

大，狀如青兕，仰面謂伊曰：「東人速下！有某在，可保無患。」伊既下，其人曰：「從某來！」其行甚緩，然竭力追隨始不為所後。其人引伊至一第，廬舍堅牢，乃扶伊上坐，修家人禮。伊深疑訝，心計曰：「是即吾呼之牛鬼耶？」問其姓名，曰：「不必問。」未幾，餉以酒食，服役悉男僕。問：「何無妻室？」答以「不能交牝，無需乎妻」。又曰：「君慎勿出遊；即出遊，亦慎勿出二百步外。」伊莫解其言。一日，悶甚出門，不敢遠遊，顧青山環抱，景致頗佳。忽山坡一臥虎，見伊遽起，伊大懼奔回，而虎竟不至。越數日，其人曰：「君驚氣定矣，可復理生計。」伊曰：「令僕何為？」曰：「君非為彩參到此耶？某處人參最多，君可從吾採取。」路崎嶇，行甚不易。曰：「可乘吾！」遂倒地化為犁牛，伊知為牛鬼，乘之不疑。行無數刻，見眾虎戲躍，牛負伊直赴之，虎見牛悉畏避。伊見其地多參，急下掘之。日夕，攜參乘牛歸，牛復化為人，如是者得參無慮數百斤。

先是，伊父卒，母再嫁；閏年，母后夫又死，貧而無依，遂至凍餒。一日偶赴市，見母衣敝衣提筐丐食。伊頓念母德，急市熟食奉母，乞母歸家。或謂伊曰：「母氏改嫁，情義已絕，君敬禮若是，未免已甚。」伊曰：「不然。使母后夫未死而敬禮之，為已甚；母后夫既死，衣食有賴而敬禮之，為已甚；母即衣食無著，素無見聞，懸揣迎養而敬禮之，猶為已甚。若嗚寒市墟，乞憐無人，行丐冷食，日不一飽，即素不相識，見之心猶不忍，況生母乎？雖母之舊過為已極，而母之大德終難忘，此事不可以概論。」或聞之曰：「吾誠小人也！」伊在牛鬼所，每夜獨宿，忽念日久未歸，老母無依，則懼；轉念得此橫財，無難娶婦，則喜。喜懼交迫，反覆自言，雙睫為之不交。牛鬼謂之曰：「既有心事，可速歸。」伊曰：「無之。」牛鬼曰：「人之孝親，處常易，處變難。君遇變而能盡子心，誠令人敬服。君所得人參不必多帶，能換世錢二百千足矣。其錢除奉母外，盡市女衣，吾將為君娶婦。去途有虎，吾送君。」及出山，曰：「君務期十日歸來，吾候於此。」伊至家，歷言牛鬼等事於母。及制衣妥，已及十日，遂別母而去。牛鬼果俟以同歸。

一日夜向晨，隧風大作，轉瞬而息。牛鬼請伊起，曰：「君所制服安在？」伊曰：「悉在此。」牛鬼曰：「今茲用著矣！君執衣赴宅後空谷中，有女赤身臥，女不許親，勿與衣，事必諧。」伊去，果有笄女赤身綴泣。伊曰：「勿泣，吾送衣來矣。」女曰：「君果衣吾，君誠好德人。」伊笑曰：「吾非好德，實好色也。汝不為吾妻，吾不衣汝！」女不語。伊曰：「汝何以到此？吾何以知汝到此而送衣於汝？其間實有神力，殆天之作合，汝何故違也？」女聞伊言有理，遂許之。女衣畢，同伊至家，自言傅氏，並言父兄名字及裡居，遂成夫婦。傅見牛鬼，曰：「妾之被風到此，必渠為之也。」伊亦為歷言其實。次日，牛鬼曰：「此處有荒地，因多虎，無人開闢。其虎吾悉逐去，君可耕治之。倘日後再有虎至，可束草為牛，安吾兩角置大門外，虎自遠避。」言已而杳。

伊念母，意欲迎養，恐妻不欲，因將母改嫁等情語妻，兼告己意，哀其曲從。傅氏曰：「可。但妾可以姑事之，不可姑稱之。蓋直稱以姑，不惟妾意或有勉強，母心亦有慚愧。外祖家奚姓？」伊曰：「姓劉。」傅曰：「君偽言於母，言妾惟知母為君養母，而以劉母稱之。妾盡妾之心，母量母之分，斯可久居而無違言。不然，妾即竭力奉事，若不如母意，必將謂妾不以姑事母，而妾心終難自白。」伊曰：「卿之言然。」伊將行，傅氏曰：「斯時妾父母必謂妾已死，祈君通一信息。」伊應諾。歸見母后，易服赴傅翁居。見其門閭，知為巨室。請見傅翁，言其事。傅喜，急延入。傅媪細詢，知為不誤，遂以婿款伊，偕伊母入山探望。伊亦傭人開地，遂成富有。後與居日眾，因為牛鬼莊。今戶口約五十餘家，而伊姓過半。

虛白道人曰：牛鬼之報伊，固以伊處之甚厚，然亦為伊能曲盡人子之心也。邑有二孝廉，皆父歿母醮。一中式後，夜赴母后夫門首，三拜稽首而歸，蓋以母后夫猶存，居諸有賴；一迎養其母於家，蓋以母后夫已卒，衣食無出。其跡雖異，其義則同。

華月娘

閩人童達，美丰標，業儒，應童子試，遐邇知名。自負才貌，欲得麗偶。有鄰街富翁華瑞亭女月娘，娟好無雙，亦以擇配太苛，及笄未字。華偶與友人共杯酒，語及媒事，友曰：「惟有童郎宜附婚姻，豈可以貧富論乎？量渠亦非常貧者。」華可之，言至此而止。月娘聞之，甚喜。蓋月外家與童有瓜葛親，慶弔時曾見之，得婚於童，實隴素願也。他日月娘赴外家，過城隍廟前，又遇童，不覺興往情來，笑容可掬。童意女與我何若是多情也？旋聞華有婿己之議，始知女笑有因，遂煩至製作冰。念渠既有意，媒之必諧，乃終無成說，自悔齊大非耦，殊為多事。適有道姑募食於街，神宇肅凝，有仙人風度。募及半日，無一施者。童憐之，齋以素食，即請主於其家。瀕行，以金釧一支授童曰：「有一事欲告人，恐人無福消受。執此向南山乳石上三擊之，石壁即開，可得仙女為配。」言已辭去。童得釧擊石，崖壁大開。入，約行半里，有仙女伏案而書。見童，投筆問：「汝何人？何得到此？」對曰：「吾童達，蒙仙人指點而來。」女正容曰：「吾不論汝童與不童，達與不達，蓄有一物，若汝亦有之，則惟命是從。不然請出，勿生妄想！」遂脫臂上金釧示之。童曰：「此吾家故物，何得無有？」以所得釧相較，對偶天然。女含羞欲起，童俛抱之。拒曰：「何孟浪如此！稍假辭色，遂得步步耶？」問其家世，曰：「妾仙人之女，母但言妾父劉氏，未聞其詳。又以妾與紅塵有緣，置於此俟之。屈指其期，知君今日必至。」遂將所書案上字授童，蓋其姓名、年庚及來此時、日也。童亦將道姑募緣，臨行告語之事向女言之。女淒然曰：「君所見即妾母也。」既而，洞忽黑暗，知日已暮，遂燃燭對飲。飲罷，息燭而寢。由是三五日至洞府。

約半年，童適家居，聞月娘卒，不勝感歎。先是月娘聞家人婚童之議，以為老父欲之，事無不諧，故遇童而笑。嗣聞童求親未成，自覺失笑於童，不啻失身。嗣聞父將議婚他族，遂自經。童詣洞，言及月娘死，對女悼息。女曰：「與渠有親乎？」曰：「無之。」「渠豈絕無倫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女曰：「渠即美麗，與君何涉？天下好女子無窮，若皆聞其死而為之耿耿，將終身無歡暢時矣！」童因備述議婚求親以及女死之故。女曰：「此貞女也，不宜相負。渠死幾日矣？」答以三日。曰：「妾有丹藥，服之可蘇，但不育耳。」童喜受丹，直詣華室，自言能活月娘。華方痛女，急問活之術。曰：「活後如何？」華曰：「若果活也，以女妻之。」童急令啟其櫬，即櫬中納丹入吻。移時，月娘起坐，開目見童。家人告以「汝死已三日，今童郎活之。」赧然曰：「廟遇之後，意終身不得會面，不料復有今日。」其嫂在旁曰：「老父已許親矣！」月娘聞之，羞紅漲面，俯首不語。華請童出，款賓客舍，訂桃夭之期而返。童歸，往見仙女，面有憂色。女問：「宜喜而憂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卿不知人世之所急需者錢耶？僕亦知寧儉勿奢，但儉亦無著，奈何？」女曰：「如君言，君家有銀無錢。」童曰：「錢且無之，銀於何有？」女曰：「妾未見錢樣，若銀則致之無難。」信手指曰：「彼其非耶？」手指處果有白銀堆積。童自此每歸輒任意取攜。及期，女欲來觀，童不欲，曰：「華家不知有卿，若見卿，則知僕有前室，口舌從此起矣！」女曰：「妾雖往，不令渠見也。」童許之。婚禮既畢，女曰：「禮數實繁，納妾時何草草若彼？」月娘聞聲，舉首見女，曰：「姊姊為誰？」女曰：「吾劉氏，與妹事一良人。」月娘曰：「若然，嫡禮尚未修。」曰：「勿謂此，吾不與妹爭嫡庶也。」童欲為設榻，女曰：「勿庸，君今夕新婚宴爾，妾在此無趣。」遂行。童始將女與藥救濟之事語月娘。月娘曰：「君胡不早言，豈有活命之恩，覲面不一展謝者？」童曰：「此非小恩，不可謝，當期有以報之已耳。」數日，童重詣洞。女曰：「妾與華妹愛憎由君，期不可愆，請往來以一月為度。」童笑從之。

後月娘果不育，童甚以為憂。女曰：「齊人以一妻一妾而處室者，非僅為養也，兼為裕後計。君有二妻，螽斯之慶，不得於彼，可求於此。君揖妾，妾為君育之。」童立與之揖。女笑曰：「豈有此理！戲君耳，設不如願，當以再拜還之。」童曰：「還禮云乎哉，果出言不踐，即北面稽首而不受。」未及期月，女曰：「妾果震動有娠，然妾能為君生之，不能為君養之，祈早與華妹商量。」見月娘，語以劉氏將生子，月娘曰：「渠生子為渠之子，與妾何與？」曰：「渠欲寄卿膝下。」曰：「若果給妾，即妾之子，復與彼何與？」月娘欣然自任，遂預備乳母以俟。一夕，童與月娘談笑未寢，女忽至曰：「妹欲報德，此其時也。」夜闌，產一子，月娘抱去交與乳母，命名葆元。月餘，女始辭歸。又數年，童亦仙去。

江氏

江氏，章邑寶誠之繼室，適誠三祀而誠卒。嫡無出，江亦未育。夫堂弟詩有二子，詩嗜飲賭，子復尚之，以故清貧如洗。氏欲

繼一為嗣，決渠不能守成，日夜思慮，苦無滅謀。乃市妍婢，傭老媪伴焉，蓋欲令詩交婢得子，以承宗祧也。示意婢媪，托故不家。詩聞婢美，乘嫂他出而往觀之；見婢心悅，不肯遽去。媪遵江氏教，出酒食留詩，促婢侍飲。婢既懷春，詩復誘之，遂私合焉。江將歸而詩始去。嗣江他出，詩輒與婢同寢處。亦有時乘間暗度，謂嫂防察所不及，而不知借種之情由也。及二年，婢有娠。江問詩曰：「婢之娠，叔知之否？」詩言不知。婢與媪共證之，詩不言。江曰：「叔既與婢有私，即合以婢贈叔，嗣聽叔與婢往來，食飲與共，若家政則勿勞清神。」詩唯命。未幾，婢果生男，名曰幸生。詩亦從此戒博飲，因屢至嫂家，有時代理細事，絲毫不妄費。江知其已改前非，漸以家務相托，詩處之井井有條理。幸生稍長，始殯誠。一切悉聽詩經營，而已不與聞焉。

虛白道人曰：智哉江氏，深慮逾男子矣！世之愚夫愚婦，視財如命。蓄得小康產業，過繼非人，酗酒濫賭，拋財蕩產；刻薄成家者，甚至老受飢寒。豈盡係於命數哉？亦由處之不善耳！

大類陽翟買人作用。為宗祀計，與謀人以利己者，心跡迥殊，是謂德慧術知。馬竹吾

方太史（稿本作「方安仁」）

方太史，字安仁，西蜀人。幼失怙，奉母孝。素明數術，屢推母生平不惟享年不永，且不得其死。有同年友以引見來京，聞伊遇異人，能先知，於是竭誠趨謁，語以所求。友曰：「請先詣萱堂，以觀休咎。」公見之。出，復推以術。曰：「信矣！果不善終。」公惕然曰：「僕素謹慚，縱有罪惡，何至累及親庭？」曰：「孽不由君，君母必有殺生太過之處。」公仰思之，謂：「惟聞母進食先祖母時，食中偶有蟻，因被叱辱，嗣母氏見蟻輒殺之，遇蟻穴，必坐守盡傷乃已。」友曰：「即此故也。宜急勸痛改，並多方市物放生，或可挽回天心。」公由是旦夕幾諫，母亦聽從。又為請善行，以冀免衍。

三年，奉特旨除溫州知府，公奉母赴任。將抵溫界，宿於逆旅，聞比店亦住一官雲赴溫州任者，疑之。投刺拜謁，既相見，詢之。曰：「與君同職守，但有幽明之殊耳。」公知為郡城隍，肅然曰：「僕有一事，敢質神明。星家咸言母氏不得令終，信乎否也？」渠乃披冊指示之，某年月日，雷擊於府署。公毛骨寒栗，出涕哀求救援，謂：「父母百年，人子雖痛心泣血，尚可苟活。若遭天譴，何忍目睹？乞憐苦哀！」神不應，曰：「無已，止有一術。君到任之後，一切飲饌力求盛設，勸母遍嘗，若是者日六七次；至於衣服、衾帳，用二三日即為更易。衣食祿盡，必早死十日，可免生前之慘。若恐歿後罹劫，則於曠野中掘坎一丈，將梓葬於穴底，以土覆之，尺許即止。再用木櫬一具，內束草為人，書化者年命於其上，擁土使與地平，勿封勿樹。別無他術矣，此即萬分之幸！」公至署，悉如神言，供奉數月後，母果無病卒。公悲喜交集，急為營葬。殯後十日，濃雲四合，迅雷震地，大駭。雨止，奔赴母墓視之，為櫬碎焉，草人亦焚墓側，而屍免矣。俄聞城隍遭雷劫，公驚往視，即鳩工新其廟，塑所見而像之。廟成，備香楮牲牢，叩答神庥。乃得輿輓歸里，合葬於亡父之阡。

虛白道人曰：改過自新，而天仍罪之者，為其所為之善不敵其不善也。罪之而終宥之者，為其悔禍可嘉，兼有孝子為之感格也。豈真穴深丈餘，遂為龍所不知耶？餘未之信也。

李智

邑有窮民李智，與同村張義締生死交，晝則向街頭謀食，夜則同止一室，友恭之誼，同胞不啻也。有棍徒王某利之，欲以義、智為爪牙，而義、智不從。王忿侮之，因二人同心，不至已甚。未幾，王卒，而義忽病，昏迷中語「王某鞭我」。智視義，果遍體青紫。智雖痛恨，幽明殊途，無可如何。三日而義亦卒，智哀哭營葬之。夜夢義曰：「吾弟害我矣！葬我處違王某墳不遠，渠不惟役我若僕，少不如意，輒痛杖我。且曰：『今止汝一人，詎辱殺殘由吾也！』」智醒，大怒。早詣義墓，叩祝起，自經於樹。鄉人哀其志，葬智義墓側。至夜，鄰人遙聞三更後有喧呼訇擊之聲。天明，王某屍骸悉掘揚於外。王家人掩之，至夜復然。王乃移厝他處。

虛白道人曰：自經以濟死友之難，聞者咸以輕生非笑之。夫非笑誠是也。然患難不相恤，五倫中何需朋友矣？若李智者，其事雖不足為訓，而足以敦薄俗焉。

此事可與羊、左之傳並傳。王萱堂

人狐換親（稿本作「許懷芳」）

狐子呂昌，聘漢口紳士許公女懷芳為妻，許固不知其為狐也。親迎後，公子崇德往迓其姊，見一狐臥門外，呼之起，乃呂家閩人也。歸言於父，問女，始知其全家皆狐。父大慚悔，矢不與往還。呂有女玉蘭甚美，許公子探姊時愛而私焉。懷芳知之，歸寧極道呂女之賢，勸與弟論婚，因泄其事與母。母許，而父決言不可，以告玉蘭。玉蘭笑曰：「終有欲時，彼時無謂妾心狠也。」

無何，崇德與同學生尤某口角致忿，以硯誤擊死之。許憚恐無策，懷芳曰：「女小姑玉蘭能解此難。」許公曰：「果能，即令汝弟妻之。」懷芳與弟急至呂家，見玉蘭語之故，且曰：「特與賢妹道喜！」蘭急書符令崇德於閨門外焚之，始曰：「妹有何喜？」芳曰：「吾弟深慕德容，願結婚姻耳。」蘭冷笑曰：「多難之家，君子不過其門。今許氏有不測之禍，渠不日償人命，使妹守望門寡耶？」芳泣曰：「不惟冀令德來教，兼祈施仙術救弟性命。」蘭曰：「妹實能之，但許家以妹不齒於人，恐將……恐將懼置予於懷；將安將樂，棄予如遺也。」曰：「勿念前衍。弟亡，妹亦不利焉！」曰：「何不利之有？柏舟自矢，省卻無數煩惱矣！」德不得已，跪哀之曰：「不肖郎君自作孽，跪死於此，猶勝死於法場。」多時，終不應。德言膝痛難支，芳笑曰：「弟跪妹亦非一次，何今始知痛也？」蘭亦笑曰：「此何時，尚為此諧語耶？大嫂與郎君來時，妹急焚符者，蓋恐尤魂離體，諒此時已蘇。然兩月後尤仍死，付以丹藥，可遲年餘。」德曰：「奈何？」曰：「死生有命，止可令渠不取抵於君已耳。」德喜，於是娶玉蘭，而婚好倍篤焉。

伍麗娘

明季卜鴻，字小豐，楚人也。性好讀而質甚魯。一日午後，信步游東臯，見遙峰缺處，日隱半規，遂宛然獨笑曰：「佳境哉！今何興致如此？」忽對面來一油壁香車，意車中當是美人。及近視之，乃中甸媪也。媪曰：「君非小郎也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特詣府敬迓，遇諸途，往返少馳十餘里。茲有一事，請升車至舍下商之。」卜遲疑不決。媪曰：「勿疑。所商之事，實君求之而不可必得者也。」卜從之。升車後，車行如飛，少頃至。延入，見有麗女在室，亦不走避。就坐，請其姓氏。媪曰：「言之勿駭，吾實狐。若論戚屬，吾郎君之表伯母也。吾事君表伯伍公十餘年，生小女麗娘。不期彼謬聽術士之言，將老身拘入壇內，以細紙蒙固，書符其上。君時年方七歲，以物擊紙破，老身得脫其難，攜女遁去。小女與郎君同庚，此事應亦記憶。」卜諦視女，曰：「是，是，吾猶記表妹笑，兩腮有小窩。」及晚，媪使女與同寢處，遂相歡洽。旦日，卜仍讀如故。女聽其讀《鄉黨篇》，曰：「此真所謂句讀猶未諳者！『傷人乎不』是一句，『雖疏食菜羹瓜』是一句。聖人仁民愛物，豈有不問馬之理？每食必祭，故祭必齊如也。君守高頭講章，想皇、邢諸疏悉未之見耳。且君年已二十有奇，猶鎮日朗誦四書白文，將以半部《論語》治太平乎？」卜謝之曰：「卿焉學？何深通理解如此？」女曰：「通不能深，已應試備博士弟子員矣！」卜驚問故。曰：「妾男裝師事某孝廉十有一年，不惟撥芹，行將攀桂，君可中場外之舉人。」卜益滋疑。曰：「何疑？妾之名，實冒君之字，曾不聞蜚聲譽序者有卜小豐耶？」卜始知媪以女妻己，蓋有夙志。於是卜不復讀，日與麗娘談宴，漸磨既久，豁然開朗。比玩味佳人妙品，由淺入深，亦漸漸知所造端，覺手疲口沫不啻也，帖括之業因而移情枕上。

卜在女家住及半月，女欲與同歸。卜曰：「嫡妻蓋氏悍妒，奈何？」女曰：「妾不懼。渠若不妒，猶佔便宜。」卜歸，直告

蓋。及數夕，蓋不令卜宿女室。女曰：「醋態露矣！」卜欲走告伍公，女曰：「不可，家務將興，未可以戚我老父。」女將臥榻徙於蓋室，卜止之，不聽。至晚，女牽卜與同榻，蓋如迷茫，不與爭執。卜疑而問女。曰：「妾以小術箝制之耳。」蓋由是畏女，後漸敬女如賓客。女亦不自當夕，卜愈賢之。

遊戲三昧，巧不傷雅，較《聊齋》「黽翁頭上」之譏，更覺敦厚。馬竹吾

谷一穗

麗江李際雲，家素封。生三子，各為娶妻。秋收時，李自南畝歸，手執谷三穗分給三媳，曰：「各好收存，來春將以為種，與汝等積私房。」及布穀催耕，問遺穗，惟少媳張氏存之，長與次皆擲棄矣。調少者曰：「一穗之微，汝何珍重若是？」對曰：「一絲一粟皆天物，豈容暴殄？況老父之賜，何敢輕視！」公甚喜，遂以一穗作種，次年約獲谷一升；又以一升作種，約得谷二石；更以二石作種，則滿車滿篝，所得不計其數矣。六七年間，千頃之地不足種所得之谷。公謂張氏曰：「今歲地中所收，皆一穗谷之子，利可自取。」張敬聽之。二嫂面有慚色，張請與兩嫂三分焉。公喜曰：「吾家守成有人矣！」乃將家務悉交幼子管理。